

詩語背後

遵義的文化底色(五)

貴州省有兩處入圍世界遺產名錄：一是自然遺產赤水丹霞地貌，一是文化遺產海龍屯土司遺址。兩個地方都在遵義，直觀反映了遵義在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所達到的文化高度。透視遵義文化底色，可以用「五色呈祥」來概括：紅軍文化奠定了遵義在中國革命史上不可取代的豐碑地位，生態文化模鑄了大美遵義的山水骨架，民俗文化為巴蜀黔邊蠻荒之地注入鮮活靈魂，沙灘文化體現傳統士大夫精神風行草偃的魅力，土司文化則滲透到中國古代靈活務實的統治邏輯之中。海龍屯作為楊氏土司歷代修築而成的軍事要塞，可以看作土司文化的地理標本。當我沿着陡峭的石階往上攀爬，腦中浮現出一幅幅相互衝突的歷史畫面，心中五味雜陳。公元875年，由王仙芝、黃巢發動的農民大起義，標誌着唐朝末年的社會動盪和政治腐敗達到頂峰。起義迅速席捲大半個中國，並攻佔首都長安，建立了短暫的大齊政權。經過這場起義，本已千瘡百孔的唐王朝統治根基遭到全面破壞，幾近名存實亡。隨着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嚴重削弱，藩鎮勢力大增，皇帝成為軍閥爭奪的對象。至907年，黃巢舊部、梁王朱溫篡唐，建立梁朝，史稱後梁。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稍有實力的地方割據勢力都會生出反叛之心。就在王仙芝、黃巢起兵當年，播州發生「土酋叛」，旋即陷於南詔。朝廷已經自顧不暇，旨令地方忠勇之士可自行募兵前往平叛，受封收復之地。巴蜀南部分州、綦江一帶，自古以來是僚人聚居地。僚人部落領袖楊端素有大志，奉旨起兵，率領八部族眾，在舅父謝氏及播州當地羅氏協助下，逕入播州白錦堡，平息叛亂，迫使南詔納款結盟而退。楊端受封播州安撫司，建立世襲土司政權，歷29世，直至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為朝廷所滅，綿延700餘年。俗語說，百年的朝廷，千年的土司。楊氏土司政權起於唐朝末年，歷五代十國及宋、元、明諸朝，在王朝更迭的夾縫中頑強生長。楊端初領播州時，所轄區域僅限於烏江北岸之遵義、綏陽一帶，「地方偏僻，人口

稀少，總計戶不滿五百，人口不過二千餘」。宋時地盤有所擴大，西北有赤水、習水，北至桐梓，東北達正安、務川等地，戶口數已過萬家。但從轄地範圍看，仍多在烏江以北，江南的平越地區當時屬屬州郡難以控制的「生界」地。宋廷南渡後，政治中心南移，對平越地區的管治逐漸納入朝廷視野。特別是忽必烈偷襲雲南成功後，為了防範蒙古軍穿越貴州腹地，攻擊南宋後路，朝廷不得不借助思州、播州等土司勢力規劃軍事防禦。海龍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修建的，並與合川釣魚城等其他城堡一道，有效遏制了蒙元從西路襲宋的攻勢。但這一政策的推行，也導致了思州、播州土司勢力坐大，向南插入平越地區，陸續蠶食這片「生界」。大致講，思州田氏控制了平越東部，播州楊氏控制了平越西部。後來元朝、明朝相繼建立，鑒於「西南諸省，水復山重，草木蒙昧，雲霧晦冥，人生其間，叢叢蟲蟲，言語飲食，迥殊華風」，都延續了傳統土司管治模式。播州楊氏勢力在元代達及頂峰，轄地千里，節制百族，南迄清水江上游諸地，北包巴蜀黔邊境，範圍已逾5萬平方公里。明承元制，對西南土司的管治之策仍以撫慰為主，升播州安撫司為宣慰司，下領兩個安撫司，六個長官司，形成自成體系的「大土司管小土司」統治格局。顯然，楊氏入播所代表的土司制度，是歷代王朝經略西南的重要依仗，對穩定當地社會、推動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着土司勢力坐大，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凸顯出來。這個過程也像海龍屯的修築過程一樣，經過一代代土司的修繕增補，功能越來越完善，工事越來越精緻，表面看來似乎堅不可摧，內在矛盾卻已積重難返，最後轟然倒塌。楊氏土司政權的覆亡，固然與末代土司楊應龍的個人品性有關。他自恃家族勢力雄厚，本人又文武雙全，處事驕橫跋扈，草菅人命，四面樹敵，乃至誅殺朝廷命



海龍屯「飛虎關」前的天梯。作者供圖

官，無所不為。但從根本上講，還是分封制與大一統的矛盾升級，突破了門而不破的邊界，其中一方必須離場。無論同僚間的明爭暗鬥，上下級的猜忌構陷，還是家裏人的爭風吃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終究是小風波，沒有大環境的推波助瀾，不可能掀起毀家滅族的滔天巨浪。海龍屯又名龍岩屯，建於龍岩山巔，離遵義老城西北28公里。屯頂海拔1,354米，屯基海拔974米，相對高差300至400米。始建於南宋寶祐五年(1257年)，毀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在歷時343年的歲月裏，楊氏把這裏作為土司府的別宮，也當作土司統治的象徵，不斷加以完善。屯上建有九關，前為銅柱關、鐵柱關、飛虎關、飛龍關、朝天關、飛鳳關，後為萬安關、二道關、頭道關，可謂機關重重。屯頂有1.59平方公里平闊之地，可囤積糧草，亦可耕種。如此固若金湯的防衛工事，終究免不了被攻陷，化作一道道殘垣斷壁，孤聳於空中經風沐雨。究其根源，海龍屯修得再堅固，也只是家一姓的私產，既非國之所需，亦非民之所要，到頭來只能被歷史潮流淘汰。剿滅楊應龍叛亂後，播州被一分为二，改設遵義府屬四川，平越府屬貴州，楊氏土司的統治宣告結束。朝廷平播，開了改土歸流的先河。此後，明清歷代皇帝再沒有放下改土司為流官的歷史。直至清雍正四年至八年(1726-1730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全面推行這一政策，並輔之以「減免賦役，善加撫恤，疏浚江河，墾闢荒蕪，設立學校」等善後措施，雲貴地區徹底納入清王朝大一統管治體系。黔水巴山大戲堂 你方唱罷我登場 古今多少英雄夢 能釀一壇老醬王

字裏行間

《塘西》是三及第?

有學生攜商務版《塘西花月痕》來，說：「有評論說這是三及第小說，你認為是嗎？」並出示該評語說：「這部書還有一項價值，是它的『三及第』文字體裁，以文言文、白話文和粵語寫成。早年香港報紙湧現很多三及第文章，後期寫得最出色的是高雄(筆名三蘇、經紀拉、旦打、石狗公、許德、史得、小生姓高)，他寫的三及第『怪論』最出色……」《塘西花月痕》的「價值」是否三及第？正如學生所言，他翻閱之後，發覺三及第味道甚微。素來為三及第下定義，實在沒有「權威」出來一錘定音。我雖將之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但狹義者，三種語言分布如何？各佔多少？而「廣義」究竟「廣」到什麼地步？一兩句粵語辭彙，就算合乎三及第了？曾在網上看到這樣一篇文字，認為要做好三及第文章，有一點是必須的：「對於廣州話的歇後語、市井俚語、新潮名詞，乃至於江湖切口等等，不止瞭若指掌，更要驅役自如。」由此而觀，羅禮銘的《塘西花月痕》確具三及第這一特色了？例如第一集第一節，便有不少「塘西術語」，如「老舉」「琵琶仔」「擺房」「大寨」「掛號」「埋席」……如非過來人，又焉知這麼多的術語？而這些「術語」，是粵語詞，將這些粵語詞彙溶入白話文、古文這碗三及第粥裏，是否就是三及第文字？且看這一段：「仇翁……開始流連花酒，連娶幾個妾侍，帶兩個『琵琶仔』上街，希望多生子嗣，畢竟事與願違，妻妾皆『弄瓦』而不『弄璋』，有『瓦窰公』之稱，尤其是這班夥計，感到無限的快慰，譏諷他『周身外父相』，從前辦顏料賺錢太多，現在應該做多幾批『蝕本貨』……」行文中夾雜的廣州詞彙和「塘西術語」，非粵語人有幾個懂得？即是這算不算三及第文體？我們再看看這段文字：「英雄莫問出處，落魄莫問根由，好多撈得風生水起之人，如果揭他隻底睇下，亦唔係個個一出世就老豆大把水頭者，反之，在市井浮沉之輩，亦有好多伏虎藏龍，不過未能際會風雲，飛黃騰達耳。」這出自高華(江之南)的《豬肉佬光榮史》，這段引文應是極合三及第文體，文言、白話、粵語夾雜其間，並無不順不妥，以此而觀《塘西花月痕》，它的三及第文字，豈非優勝得多？另如高雄的《經紀日記》：「汝現在始謂渠靠不住耶？」一句之中，已含三語在內，這當然比《塘西》更符三及第文體。這個問題，值得再三思，但將《塘西花月痕》定為廣義的三及第可以嗎？這或可歸入內。《塘西》主要是沒有粵語的口語化、助詞穿插其間，如上引《豬肉佬光榮史》中的「撈」「佢」「隻底」「睇下」「唔係」，故驟眼之下，《塘西》不能稱之為三及第文字，是乎？希有識者能以教我。老生這廂有禮了。



《塘西》舊版封面。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豬乸命·豬乸戴耳環·豬乸會上樹；上山捉蟹·要上山斬柴，先問斬柴夫

媽 馳
個「母」字寫緊左定響右面？睇落兩個都得。
老公，你正話係你朋友面前話我係「你隻媽」，咁叫好核突呀？係我老婆先做得咁叫咁！
我副咁嘅尊容，唔搵搵佢點見人呀！唉，唔搵好過搵，正「豬乸戴耳環」！
豬都晚飛，除非搭飛機！
BB豬，啲人類講話豬乸係唔會上樹嘅，等我兩仔乸而家就證明畀佢咁睇講係錯嘅！媽咪，叻叻豬！
《粵語講呢啲》
豬乸命，豬乸戴耳環·豬乸會上樹；上山捉蟹·要上山斬柴，先問斬柴夫

運，不需怎樣或不用幹活也得兩餐溫飽、生活無憂；多形容女子嫁得好。「豬乸命」與「好命/死好命」意近。
示例1：
佢就好喇，生成「豬乸命」，嫁咗個有錢佬，日日剛到黃朝白晏，平時唔係「濕乎」(shopping)就係打牌，真係恨佢隔籬囉！
「豬乸」肥胖帶點笨重，一般象徵醜陋的女性。「戴耳環」比喻刻意裝扮。「豬乸戴耳環」用來形容相貌難看，卻刻意造作或裝扮，以引人注意的女性。後也指本事不足，卻愛賣弄、炫耀的人。
示例2：
佢只係識得嘍多，就響度扮嘍魚蝦蟹，同「豬乸戴耳環」有咩分別！
英語中有兩個同義的諺語：
When pigs fly./ Pigs might fly./ When pigs can fly.
You can't get blood out of a stone.
前者指豬會飛，後者則指石頭裏鑽不出血來。豬沒有翼，何來曉飛，所以沒有人會相信豬會飛；又只能從石頭裏鑽出沙塵來。比喻某種情況無可能發生，如發生了真是個奇跡。
示例3：
聽日要交三萬字文，而家剩得三粒鐘。我淨係寫咗一篇。如果我話我交到貨，pigs can fly! 佐治係個「孤寒種」(守財奴)。我唔認為佢會捐錢界慈善機構，「石頭係鑽唔出血」嘅！
就以上兩個西諺的說法，廣東人會說成：
豬乸會上樹
豬乸因笨重而缺乏敏捷性，所以牠不可能爬到樹上。參考上述西諺，筆者會將「豬乸會上樹」譯成：
When mother pigs climb.
廣東人也會這樣說：
某某靠得住，豬乸會上樹。
這句話是用來形容一些無信用的人。
與「豬乸會上樹」異曲同工的還有：
上山捉蟹
螃蟹靠水生活，山上不適合牠們棲息；在那裏找到螃蟹是相當困難的，所以就有人創作了以下一個歇後語：
上山捉蟹——難之又難
這類似於另一個歇後語：
拉牛上樹——枉費氣力
話說回來，有個西諺與「上山」有關：
To know the path ahead, ask those returning.
意思是：欲知前路況，問問回程人。這與中國人以下所說的一句同出一轍：
要上山斬柴，先問斬柴夫
道理明顯，這是因為過來人可以將其面對事情的經歷提供給你參考。

生活點滴

拾荒記

武昌紅巷古玩城裏，朋友盛茂柏開了個小字畫店，他給我講了從拾荒者那兒得到幾件收藏字畫的故事。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盛茂柏從工作單位退休。一天早上附近銀通舊貨市場，看那些擺着的各種各樣的物件，物件裏有真貨有假貨。穿過幾條逼仄的深街小巷信步而行，身後響起「讓一下」的聲音，一個挑着破爛擔子的拾荒者擦身而過，盛茂柏被棍子一樣的硬物杵了一下。定眼一看，破爛擔子中歪躺着一卷書畫。這可是盛茂柏喜歡淘的東西，他忙喊拾荒者把擔子停下，他要看看。
打開破爛擔子的那卷畫，七十四隻趙合儔的簽名躍入眼簾。這是幅六尺整紙紫藤八哥大中空堂，上畫一株枝枝騰躍的老藤，着萬朵濃淡淺深紫花，而純以濃淡墨出之的十餘隻八哥，或翻飛，或撲跳，或棲立，營造出一片勃勃生機。趙合儔是湖北黃岡人，早年肄業於北平藝專的徐悲鴻門下，後赴日本留學，歸國後，是民國要員名流的座上客，他畫的姿態各異又互相顧盼的八哥生機蘊蓄，極盡巧奪天工之妙，一直雅負時譽於漢上畫壇，素享「趙八哥」之名。
盛茂柏問拾荒者：「這個畫你要賣多少錢？」拾荒者答：「我是五元錢收的，養家餬口辛苦一場，賣個二三十元吧。」盛茂柏翻了幾個口袋只有五十元一張的票子，沒找到零錢。於是就把一張五十元的票子遞給拾荒者說：「都給你，不用找錢了。」拾荒者感激不盡。盛茂柏給了拾荒者一張名片說：「這上面有我的電話，你再收到破字畫就告訴我。」
不久拾荒者打來電話，說在老城區拆遷的地方收到了十多卷舊書畫，有人追着他要買，他要先給盛茂柏看了再說。盛茂柏急急忙忙地趕到拾荒者住的地方，看完了那十多幅書畫後，抑制着興奮對拾荒者說：「謝謝你的信用。這幅郭沫若的字，呂鳳子的畫，四幅小名家的畫，還有五幅進士的對聯，都是真跡。我估計了一下，這批書畫要是經過我的手收拾運作，能夠賣到十萬塊錢左右。我把這批書畫買下，你出個價吧！」拾荒者說：「那你給五萬塊錢拿去吧！」盛茂柏說：「我給你六萬塊錢。」這筆交易就這樣成功了。
有一年夏天，吃過晚飯，天色尚早，盛茂柏從武昌九龍井住的地方散步到武泰閣舊傢具市場，他想順便淘個木箱子裝書畫。盛茂柏看了看那些待售的舊木箱，不是太大就是太破，都看不上。他正準備打道回府時，不料在西頭最末一家店子裏，他發現了一隻四角包着鍍花銅片，鑿餐鋪

首上橫着一把老式舊鎖的大木箱。他連忙走近，細看之後確定，這木箱是紅酸木做的，是保存得比較好的晚清傢具。見盛茂柏打量木箱，店主熱情地踱了過來，笑着說：「這箱子的用料全是紅木。」盛茂柏一聽，知道這店主倒是很懂行的，不會便宜，順口問：「你要多少錢呢？」店主回答：「少於一萬不賣！」盛茂柏沒有搭話，再細看那木箱，按說也值，但這個價買下，沒有什麼利潤空間。繼而一想，這麼好的一隻箱子一旦漏掉，今後再找也就難了。於是下定決心要買下這箱子。為了防止箱底有濫竽充數的雜木，他要店主把箱子打開看看。
店主打開鎖，揭開箱蓋，只見裏面滿是橫七豎八的卷軸，有的沒有天桿，有的沒有地桿，殘破不堪，霉氣撲鼻。盛茂柏用手在鼻子下面擤擤，驅除霉氣。店主怕盛茂柏嫌棄，砸了生意，忙向他解釋：「這些破爛我本想清理掉，原主人怕弄髒了他新裝修的豪宅，求我原封不動地帶走，還付我勞力費。我馬上把這些破爛清理掉。」
盛茂柏連忙阻止說：「不必了，我要買了，再清理也簡單。」他說着順手撿了一卷展開，僅僅看了題款，就認定這是絕無疑義的任伯年真跡。可以想像，這裏面的破爛到底還有些什麼了。盛茂柏順手將任伯年的卷軸扔入箱中，沒有再去打開那些卷軸了。店主探價問：「你給多少錢呢？」盛茂柏說：「你這隻箱子是白檢的，人家還恨不得付你勞力費，既然分文未花，你要一萬是不是太多了點？」店主回答：「你不要管我是買的還是白撿，做生意賺錢是第一位的，這是全紅木的箱子，絕對值一萬。」
做生意確實是這個理，賣家來得便宜是人家的運氣，跟買家毫不相干，你買我的貨，我賺我的錢。想到這裏，盛茂柏本想立即付款，買下運走。就在此時，冷不丁傳來個女人甜脆的聲音：「算了算了，就給八千吧！這個數字吉利，交個朋友，圖個下次吧！」一旁做飯的老闆娘說話了。盛茂柏趕緊順着順着老闆娘的梯子往下爬。他衝着老闆娘說：「我雖不是你們的常客、熟客，但好歹也是個顧客，既然老闆娘開了金口，我怎麼說也得給個面子。」隨着老闆娘「撲撲」的笑聲，紅木箱子的買賣也就成交了。
盛茂柏把紅木箱子運回家中，迫不及待地將箱子打開，把那些卷軸仔細地抱出來，一件件地展開。除任伯年的真跡外，還有高篋六尺對開書法四屏、吳華源六尺對開山水四屏、高其峰四尺整紙松鷹一幅、吳昌碩四尺對開石鼓文一屏、蒲作英六尺對開墨竹橫披一幅，總共有二十多幅，幅幅同一上款，都是絕對真跡。

詩詞偶拾
夏收即景
滾滾熱浪
今冬低下壯實的頭顱
宏大的豐稔
無需揮灑鐵錐與汗
新豐聯合收割機
開進遼遠的麥地
頭頂烈日轟鳴作響
風捲殘雲收割夢想
讓一年的辛勤與血汗
顆粒歸倉
白髮老農佇立地頭
像凱旋的將軍
面對收復的高地
品嘗香甜的麥粒
指點江山談笑風生
年輕的新農人步履鏗鏘
指揮無人機錄下視頻
將夏收的盛況
發到互聯網
又用結滿新穎的手掌
俯身親吻泥土的芬芳
任簇新的藍圖激盪胸田
謀劃金秋更大的希望
今晚的農家炊煙
平添一種氤氳的麥香